

辽宁新发现

## 解读辽宁“巴尔虎山历史文化圈”

编者按:在广阔肥沃的辽宁大地上,我们在巡行中不断发现,作为共和国老工业基地的辽宁,不但有骄人的近代工业文明的足迹,还隐藏着很多被忽略甚至被遗忘的历史文化遗迹。那么多美丽、忧伤的历史传说,那么多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被淹没、尘封着。在世界

的某一个角落里,或许还有人在用心地珍视、守候着它。可是,苍茫大地,一种记忆还能坚持多久?

在沈阳的北部,就有一处被称为巴尔虎山的历史文化遗址,隐约乍现,神秘悬疑。它的神秘牵引着我们的视线,它的悬疑拨动着我们的心

弦,我们踏着辽西北的土地,求索、探寻……在“突破辽西北”战略目标的指引下,本报将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开辟新土。为此特别策划“辽宁新发现”专题,并特派两路记者,远赴辽宁,揭开久远的“巴尔虎山历史文化圈”之谜。

## 白云波:巴尔虎山历史文化的守望者

白云波,蒙古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四家子蒙古族乡党委书记。自幼就把僧格林沁(僧王)当做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他十年如一日,心身守护着巴尔虎山的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

已不惑之年的白云波表示,他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将巴尔虎山的历史文化传承下去。如何传承,他苦思冥想多年。在担任乡领导干部后,他把那两只残破的石狮子从荒野中抬回来修补好,立在圣旨碑的旁边,那对石狮是僧格林沁陵墓(僧王陵)的标志。白云波感到内疚,他感到作为蒙古族人愧对祖先僧格林沁,并决心一定要把巴尔虎山历史文化传承下去。

他说:“僧格林沁是我们蒙古族

的英雄,更是我们四家子蒙古族乡的骄傲。我迷恋这块热土,不仅因为它是巴尔虎山的历史文化遗址,还因为这里有蒙古族人的民风与乡情。”

当记者问他为何崇拜僧格林沁时,白云波蹙了蹙眉头反问:“先祖殉国的时候,朝廷按照亲王的规格举行了丧葬,当时同治帝和慈禧太后都亲临祭奠,赐他一个谥号是什么?”记者笑而未答,也许这个“忠”字给了他力量,给了他作为蒙古族人的自豪。白云波在守望,守望着僧王陵的原因欲变复杂,是传承?是保护?深入地理解应该是信仰。

记者看到僧王陵附近风景极至,怪石突兀,林木森郁,当地人称巴尔虎山。细考发现,巴尔虎山建

有清代达尔罕王族数座陵寝。当地人称之为“老陵”、“当间陵”、“高陵”、“把边陵”。“老陵”为科尔沁达尔罕王族第三代达尔罕王班第与固伦端敏公主夫妻合葬陵。“当间陵”、“高陵”为达尔罕王族道布钦。“把边陵”埋葬贝勒以下爵位的人。北山南坡建有陵园即公主陵,是清廷和硕端敏公主与科尔沁左翼后旗第七任扎萨克郡王齐默特多尔济夫妻陵。由于公主埋葬在先,故此陵称公主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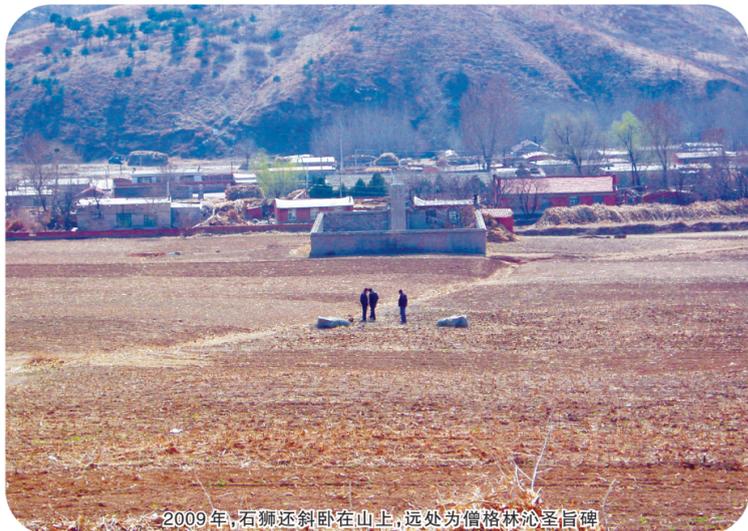
在巴尔虎山上散落的以僧王陵为影响力的古墓群里,如今因为多种原因导致古墓群的保护与修缮日渐消泯无痕,白云波的守望能否拯救这颗历史遗留下来的明珠,世人将拭目以待。



白云波修复起来的石狮子

## 一代草原雄鹰归息的地方

### ——辽宁省法库县四家子蒙古族乡僧格林沁墓探秘



2009年,石狮还斜卧在山上,远处为僧格林沁圣旨碑

太祖努尔哈赤的遗物,千重之意,不言自明。

不负众望的僧格林沁,先是率军在天津南的王庆坨一战击溃林凤祥部,迫使其退守连镇,次战用计水淹七军,生擒林凤祥。咸丰5年2月,封僧格林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4月18日,再恩诏世袭罔替。此时,僧格林沁45岁。同年6月,僧格林沁再败太平天国北伐军李开芳部,生擒李开芳。

咸丰9年6月,在抗击英法联军的大沽口保卫战中,僧格林沁率水陆军兵,勇敢出战,击沉英军炮艇4艘,击伤6艘,重伤英军司令何伯。这是自1840年外强入侵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为国家的独立和尊严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咸丰10年9月21日,退守京畿八里桥的僧格林沁及所率1万名蒙古骑兵,与英法联军再次展开激战。清军手持长矛、大刀“悍不畏死”,一次次向拥有洋枪洋炮的英法联军发起攻击。

历史在这里留下了悲壮的一笔:八里桥上,抱定必死决心的僧格林沁,骑着心爱的战马,不顾身边呼啸而过的弹雨,和部下的勇士拼死与敌对敌,他身边,高大威武的蒙古旗手,手擎黄地黑字帅字旗,和主人一样,小山般在桥上挺立着。一颗炮弹飞来,旗手倒下了,握紧大旗的手痉挛着,眼睛怒视着前方。就连僧格林沁的对手——法军指挥官吉拉尔,在《法兰西与中国》一书中,对清军的英勇也做了充满敬意的陈述:“没有害怕,也没有怨言,他们甘愿为大

家的安全而洒下自己的鲜血,这种牺牲精神在所有的民族那里,都是被看作伟大的、尊贵的和杰出的!”

然而,僧格林沁败了,大清的国都沦陷在英法联军手中,圆明园也被一把火焚毁,“巴图鲁”式的勇敢,终不及现代兵器的威力。

#### 墓地选址“两沟夹一岗”

僧格林沁死后,其族人给他选择的墓址是一个背依青山,脚踏泉水的宝地,民间俗称“两沟夹一岗”、辈辈出皇上,就在肥美的科尔沁草原左翼后旗领地、一座名叫巴尔虎山的地方。巴尔虎山,蒙语,兴盛的意思。山脚下,同治皇帝御题的青石盘龙巨碑傲然耸立,其碑高一丈七尺,合5.66米,碑首刻“圣旨”二字,碑身上书“大清同治四年乙丑十一月二十日建”。碑文为同治帝手书,用满汉两种文字篆刻而就,全文310字,记述了僧格林沁的生平和战事。

慈禧太后尝言:“僧格林沁在,我大清国在;僧格林沁亡,我大清国亡。”

关于僧格林沁之死,民间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僧王遇难后,被捻军割除头颅,身首异处,属下只抢回一具无头的身子,下葬时,清廷特派工匠,打造了一只黄金头颅安在颈项上。

1948年夏天,已安卧巴尔虎山下83年的僧格林沁墓,在土改时被捣毁,一代草原雄

鹰重现天日。据僧王陵世代看坟人白明儒所见,僧格林沁出土时,身首俱全,面相厚重,身高约1.72米左右,有蒙古族人的体貌特征,身着青布夏装,两层夹衣,左右胸前肩窝处各有一处刀剑创伤,长约10厘米,伤口呈黑紫色。此外,身体其他部位也有多处明显伤痕。僧格林沁的尸身裸露后,既随风而朽。白明儒今年76岁,这是他小时候的记忆。同时看到这一幕的还有村里的前任支书刘景材,今年75岁。两位老人亲身所见,当为不虚。

僧格林沁王陵占地约70亩,位于公主陵村东一面阳的山脊上,当地人称马鞍山,系巴虎山余脉。据史书记载,僧王陵园建筑极具工巧,气势恢弘,分为内墙、外墙,前殿、后殿,几进院落。墙里墙外,松柏参天。沿山脊而上约百米之处,立有3个宝顶,为僧格林沁及其妻妾穴居所在。其陵前碑楼,高三丈余许,四周各有券洞,楼内青石铺地,上雕波浪纹,正中端坐一硕大赑屃,头至尾全长3.3米,高1.23米,最宽处1.35米,四足撑地,头颈高昂,张口瞪目,似有向前之势,其身上驮的便是同治帝所题的青石盘龙碑。

如今,僧王陵所居之地,片瓦无存,只遗留下这块圣旨碑,陵园成了一片玉米地,半山坡上,两只石狮子歪在一侧,狮子的前腿已被砸裂,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沧桑。僧王陵守陵人白明儒和侄子白庆荣凭记忆,在山上的一处已翻耕好的地垅沟里,插入一截玉米秆,然后向记者指证说,主墓穴位置就是这里,另两个分列左右。记者看到,由于年代久远,原来留下的深坑渐被填平,地上只留有模糊的凹陷痕迹。

历史开了一个玩笑,不仅僧格

林沁的墓地被毁,与他同归科尔沁故里的儿子伯颜纳谟祜、孙子那尔苏,死后的安身之所也同期被捣毁。其实,僧王祖孙3人安息之地相隔不远,翻过巴虎山,进入康平县的东升乡善友屯村就是。谁能想到,生前荣华至极,死后寸骨无存。

蒙古族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僧格林沁死后,在他的家乡科尔沁草原上,流传着上百首颂扬他的英雄事迹的民歌。

从这些民歌中,我们能感受到僧格林沁在蒙古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早在几年前,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曾来洽商要请回僧格林沁的灵宝,重新立坟安葬。对方态度诚恳,出多少钱都行,但被时任四家子蒙古族乡乡长的白云波拒绝了:“那样做,我就是四家子乡的千古罪人!”

具有文物保护意识的白云波,稍后即动用人力将散落在山上的僧王陵石狮修复,并搬请下山,重新安放在山下的碑亭前。

2009年11月9日,石狮揭幕仪式举行。随着围在石狮上的红布徐徐拉开,在场的人们肃容以对,以示对心目中英雄的敬意。此时,天空中出现了震撼人心的一幕:一队雄鹰排着整齐的队伍在陵前上空盘旋。这是巴虎山上的雄鹰啊!是草原吉祥的象征!

此时,距僧格林沁死去已144年。守陵人白庆荣对这件事记忆犹新,时隔两年,再次讲起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恍若昨天刚刚发生。

专题策划:吴井东 刘海宏 汪学松 于晶波 王淑君  
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 吴井东 汪学松撰写



巴尔虎山的老地图



白云波